

## 语言研究

## 识解理论框架下德语认知理据研究

陈 嵘

〔内容提要〕 认知语法从生成语法的阵营中脱离出来,代表了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从理论假设看,认知语法比生成语法有更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本文试图在 Langacker 认知语法识解理论框架下,从详细度、聚焦、突显和视角四个维度来阐释德语语言现象,一方面从认知视角“另眼”观察德语语法结构与语义特征,以探寻德语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理据;另一方面通过对识解理论观点的示例阐述,说明认知语法对语言研究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广泛的适用性。

〔关键词〕 德语、认知理据、识解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150(2018)01-0025-10

**Studien zu kognitiven Motivationen der deutschen  
Sprache im Rahmen der Konstruierungstheorie**

CHEN Rong

**Abstract:** Die kognitive Grammatik löst sich von der generativen Grammatik und vertretet ein neues linguistisches Forschungsparadigma. An der theoretischen Hypothese gemessen ist die kognitive Grammatik offener, kompatibler und flexibler im Vergleich zur generativen Grammatik. Die Arbeit versucht im Rahmen der Konstruierungstheorie der kognitiven Grammatik unter vier Aspekten, nämlich Spezifikation, Fokus, Prominenz und Perspektive, die Spracherscheinungen im Deutschen zu erläutern. Einerseits werden die grammatischen Strukturen und die semantischen Eigenschaften der deutschen Sprache aus der kognitiven Sicht betrachtet und analysiert, damit die dahintersteckenden kognitiven Motivationen aufgeschlüsselt werden; andererseits wird durch die Instanziierungen der Ansichten der Konstruierungstheorie demonstriert, dass die kognitive Grammatik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Sprachforschung gute Erklärungskraft und Anwendungsfähigkeit hat.

**Stichwörter:** Deutsch, kognitive Motivationen, Konstruierung

## 1. 引言

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一直以来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认知语法“脱胎”于生成语法,其语言哲学观从形式语言学的客观主义转向了功能语言学的非客观主义。认知语法在反思了生成语法的三个基本假设前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针锋相对的假设:(1)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认知系统;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2)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句法(和词法)在本质上与词汇一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象征系统;句法分析不能脱离语义。(3)基于真值条件的形式逻辑用来描写语义是不够用的,因为语义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度的知识系统(沈家煊,1994:12)。从理论假设前提来看,认知语法相较于生成语法具有更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对语言现象的描写与解释也应具有更广的适用性。本文试图在认知语法识解理论框架下来解释德语现象,一方面从认知视角观察德语词句单位,以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德语表达单位的语法与语义特征;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德语示例进一步阐明认知语法关于识解的观点论述,从广度与深度上证明该理论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 2. Langacker 认知语法

作为认知语法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Langacker 的理论思想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被介绍、评述和应用研究最多的。认知语法从名称上看似乎是对语言的认知研究范式的统称,实际上是对 R. W. Langacker 语言研究的专指(刘宇红,2004:6)。认知语法从生成语法的阵营中分离出来,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主要内容包括语法结构的自然性、概念的统一性、语法和语义具有互释性,语法抽象过程具有自下而上的特性,语法网络模型各结点通过延伸、具体化和相似性联结,网络模型各结点具有不同程度的认知突显性和被说话人接受程度等等(同上:11),这些主要特征在 Langacker 识解理论中都有集中体现。

## 3. 认知语法识解理论

通俗地讲,识解(construal)是观察某一情景的特定方式,它涉及我们选择什么作为观察对象,观察的仔细

程度,注意力的分配以及观察的视角。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不仅仅是其所引发的概念内容,同样重要的还有该内容是如何被识解的(Langacker,2008:55)。Langacker(1987)和 Talmy(1978,1988a,b)在研究早期分别在“焦点调节”(focal adjustments)和“意象系统”(imaging systems)中论述了识解理论,并作了不同的分类描写。前者包括选择、视角和抽象,后者包括结构图式化、视角发展、注意力分配和力动态。后来两人都多次对各自先前所作的分类进行了修改、完善。其他一些认知语言学者,如 Croft & Wood(2000),Lee(2001),Croft & Cruse(2004)还认为,识解理论还应包括 Fillmore 的语义框架、Lakoff 和 Johnson 的概念隐喻、Clausner 和 Croft 的意象图式等等,他们在前人基础上对识解理论及维度进行重新划分和归纳总结。Verhagen(2007:7)对划分识解维度进行了客观评述并指出,认知语言学家试图对识解维度进行穷尽式的分类和描写是不现实的。不同的识解分类方式和描写方法都有所侧重,研究者在一定的理论范式指导下,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对象和任务展开论述,构建理论。笔者认为,Verhagen 的观点是客观和科学的,因为从认知经验看,识解行为属于人的精神活动范畴,其维度的划分是人为的,各维度的特征描写也主要是人的主观安排,与外部事物或关系本身属性并没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识解过程是不同的,其原因并不在于作为被识解的客体本身,而在于作为主体的识解者。本文主要借助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识解理论来阐释一些德语现象。

### 3.1 从“意象”到“识解”

Langacker 有关识解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演进过程。Langacker(1987,1991)还只明确提出“意象”(imagery)术语,后来为避免与心理学术语相混淆,用“识解”代替了“意象”。Langacker 坦言,人们容易将“意象”与认知心理学的术语等同起来,他已用“识解”替代“意象”,但概念的内涵没有变(Maldonado,2004:306;王寅,2003:85)。尽管国内学者对“construal”术语翻译不尽相同,如沈家煊(2001)、刘宇红(2004)、王寅(2005)译为“识解”,戴浩一(2002)译为“建构”,石毓智(2004)译为“诠释”,束定芳(2008)译为“组构”,但对其概念定义的理解是一致的。目前国内学界整体上对这术语的翻译已达成共识,译成“识解”。

Langacker(1987:110)对“意象”作了区别于心理隐喻与生理感知的定义,“除非另作说明,我用第三种方

式来理解该术语及其派生形式：它们描写我们用不同方式来识解被构思的情景的能力——借助不同的意象来表达思想”。Langacker 用“意象”结合一系列参数对情景构思进行结构化，将参数的变化看作是“焦点调节”，并从选择(selection)、视角(perspective)、抽象(abstraction)几个维度展开论述。在“选择”部分讨论了比例(scale)与辖域(scope)。他在“视角”部分论述了图形(figure)/背景(ground)、视点(viewpoint)、指示语(deixis)和主体性(subjectivity)/客体性(objectivity)，在“视点”下还继续讨论了优势视点(vantage point)与方位(orientation)。Langacker(1991)对“意象”的各维度及其论述方面进行整合，简化为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s)和期待(expectations)、视角、突显(prominence)等 5 个方面，将“侧面”作为“突显”的一种加以描述。Langacker(1999)又将“背景假设和期待”整合为“背景”，其它维度保持不变，内容上与“意象”基本重合。后来 Langacker(2008)对识解理论又作了进一步调整、整合，将“识解”维度划分为：详细度、聚焦(focusing)、突显、视角四个维度。“聚焦”维度又从前景(foreground)/背景(background)、构成(composition)和辖域三个方面来讨论。“突显”维度又从侧面化(profiling)和射体(trajector)/界标(landmark)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视角”维度讨论了观察组织(viewing arrangement)和时间维度(temporal dimension)两个方面。从以上可以看出，Langacker 尽管在构建识解理论过程中，经历了从“意象”到“识解”的概念更替，对相关维度进行多次调整与整合，但这两个术语在含义上仍然是一致的，其识解理论观点也是连贯稳定的。

### 3.2 识解维度下的德语示例

认知语法认为，语言在人与世界互动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作为象征结构的语言单位，其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功能都与人的认知密切相关；从语素到词汇再到各级语法、语义结构，语言所描述的不仅仅是语义表征的概念内容及其所指示的客观现象，我们主观上识解客观世界的种种方式也是需要从语义上予以描写的重要内容。语言的编码与识解相互依存，所选择的语言结构既取决于对情景内容的识解，也体现了该情景的具体识解方式。原则上主观识解存在着多种可能，既可以选择不同的观察角度，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观察对象，身体体验、社会文化经验甚至价值观念都可以融入其中，语言表达实际上受到客观现实与主观识解

的双重制约(王义娜、李亚培, 2008: 24)。认知语法以视觉认知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有关识解的不同维度，每个象征结构都用特定方式识解其作为传统语义值的内容，这让人自然联想到视觉隐喻，其内容好比是场景和观察的特定方式，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说明，视觉隐喻的确提供了一条对识解的各方面进行分类的途径(Langacker, 2008: 55)。下面运用 Langacker 识解理论框架来观察、分析德语某些语言现象，以期发现德语在概念构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认知理据。

#### 3.2.1 详细度

详细度是一个有关在何种精确或细致程度上描写某个情景的识解维度。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就如同相机对取景器里的场景进行拍摄一般，前者有观察的仔细程度，后者有生成图像的像素或分辨率。

语义所表征的概念内容的详细度可以直观地体现在词项上，形成一个从抽象图式(schematicity)到具体示例(instantiation)的级阶结构，这样就可以画出一个标示语义概念详细度的双向横轴线，该轴线两端分别表示抽象与具体两极，而词汇语义则可看作是按照详细程度在这条轴线上的连续分布，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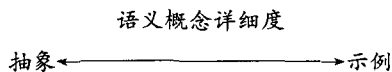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上这条横轴线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它可以随着人对外部世界及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延展。该轴线还有两个方向，从左到右表示具体化说明关系；从右到左表示范畴化概括关系，图示如下：

词汇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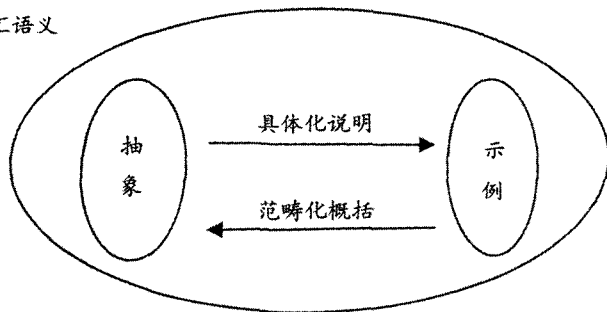


图 2

这种双向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层面的语言表达单位，如小句和语篇，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人描述同一场景，其内容大体上是一样的，但详细的程度却会不同，因此各级语法结构的语义概念都可以在这条详细

度横轴线上连续展开,请看下面一组德语句子:

- (1) Etwas passiert. (有事情发生了。)
- (2) Eine Person kauft ein Auto. (一个人购买一辆小汽车。)
- (3) Ein Mann zahlt in Raten einen Sportwagen. (一位男士分期付款购买一辆跑车。)
- (4) Ein Mann mit einer Sonnenbrille zahlt in Raten für zwei Jahre einen Mercedes-Benz CLS Sportwagen. (一位戴太阳镜的男士分期两年购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 CLS 跑车。)

如果把这种语法结构既看作是描写过程的小句,又看作是描述事件的简短语篇,它不仅仅展现语义在语篇、小句层面的详细度连续分布,还展现了词汇层面语义的相应特征,如从“一个人”到“一位男士”再到“一位戴着太阳镜的男士”;从“购买”到“分期付款”再到“分期两年购买”;从“一辆小汽车”到“一辆跑车”再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 CLS 跑车”。尽管从理论上讲,语言表达的语义详细度可以在横轴线的两个向量上无限延伸,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语言表达受到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限制,语言单位的语义详细度是有限的。

### 3.2.2 聚焦

聚焦维度理解为概念内容的选取及其在“前景”与“背景”中的分配。认知语法主张词汇语义百科知识观,一个词项的语义往往可以涉及到一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s),这些认知域形成一个矩阵(matrix)。在特定的语用情景下,词义相关的认知域体现了语言表达者在识解过程中对概念内容的选取,如描写同一个事物,有的人侧重它的外形,有的人强调它的属性与功能。当然,在具体的语言运用过程中,述义结构所表征的概念内容往往涉及到不止一个认知域,而这些认知域被激活的程度是不同的,处在高度激活状态或更容易被激活的认知域位于认知域矩阵的前景中。举个例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Hafen”(港口)时,该词可以在听话人那里激活多个认知域,例如:交通运输认知域、地理空间认知域、经济贸易认知域、体育运动认知域以及军事认知域等等,显然在一般情况下前面的认知域处在更容易被激活或高度激活的状态下。

#### 3.2.2.1 前景(foreground)与背景(background)

前景与背景的划分是对识解过程的隐喻式描写,

它既是人的认知方式也是认知工具。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总是通过在先前身体经验中已建立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新的认知实践,前者可被看作是背景,而后者则是前景。Langacker 从前景-背景视角分析了空间整合和概念隐喻。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是从较熟悉的或具体的概念域投射到抽象的概念域中。Lakoff & Johnson(1980)总结了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我们赖以生存的思维和行动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讲是隐喻的。在概念投射过程中,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所处的认知域称作源域,要解释说明的概念所处的认知域称作目的域。在源域概念基础上来理解目的域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兼有二者部分共有特征的混合域(hybrid domain),因此在概念隐喻的识解中,源域与目的域共同构建一个概念背景,而二者所合成的混合域则处在概念前景中。以德语中常见的语言现象复合名词为例,Tigerschlange(蟒蛇)由Tiger(老虎)和Schlange(蛇)组成。这个复合名词是限定结构,前置名词是后置名词的修饰成分。如果事先未学过这个复合词,仅从构词上推测可简单理解为:Die Schlange ist wie der Tiger.(蛇如老虎。)。尽管这两个词的概念内容所指都是动物界,但分属不同纲目,可以看成是从源域(Tiger)向另一目的域(Schlange)的投射,在一个整合的心理空间里 Tiger 的某些特征,如形体、力量,进入到 Schlange 的概念域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具备二者共同特征的新概念 Tigerschlange。如果说这个复合名词的概念跨域特征还不十分明显的话,我们再看一个例子:Fingerhut(顶针),该词由 Finger(手指)和 Hut(帽子)组成,如果仅从构词上看,容易使人产生 Der Hut ist für die Finger.(手指戴的帽子)的联想,在复合概念构建过程中,Finger 的认知域投射到 Hut 的认知域上,同样在一个整合的心理空间里 Finger 的某些特征进入到 Hut 的概念域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兼有二者共同特征的新概念 Fingerhut。但我们知道,在现实中这些概念之间并无客观上的关联,它们是人类借助隐喻的方式经过心理空间的整合才得以产生的。在以上两个述义概念中,既有心理空间整合又有概念隐喻运用,结合前景-背景结构图示如下(粗线框表示处在识解过程的“前景”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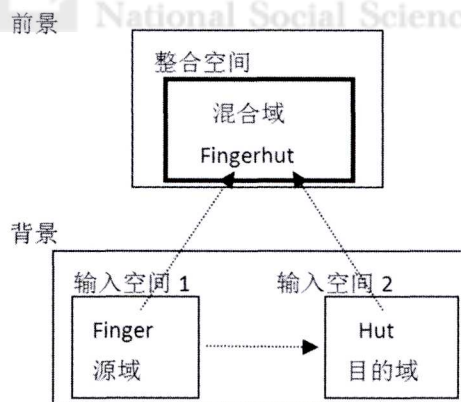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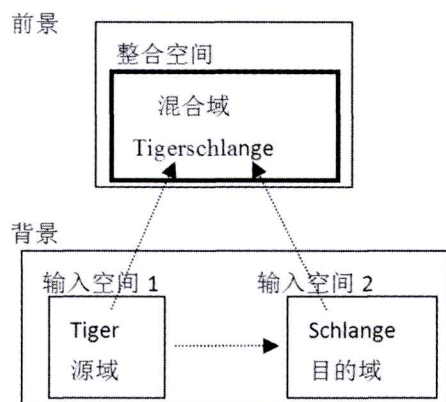


图 3

整合空间里的 Schlange 概念并不等同于输入空间的 Schlange 概念,前面的 Schlange 接纳了 Tiger 的某些特征,而产生了新增概念内容。因此从语义上讲, Tigerschlange 的概念意义不再是 Tiger 和 Schlange 概念意义的简单相加。Fingerhut 的语义概念也是同样的。此外, Fingerhut 还有“毛地黄属植物”的义项,其隐喻的跨域色彩和复合语义概念的新增内容更加明显。

### 3.2.2.2 构成

聚焦内在于语言表达的语义中,多数语言表达是复合象征结构(composite symbolic structures),复合结构的语义不单单是由成分的语义构成,还要考虑到各成分组成复合结构的路径或方式。以一对德语同义为例,如 Dissertation 与 Doktorarbeit 都可表达“博士毕业论文”,尽管在语义的复合层面对等,但是复合语义的构成路径却不相同,前者形式上是一个简单词,其语义概念的构建没有也无法分别激活 Doktor(博士)和 Arbeit(论文)的概念域;而后者语义概念的构建必须激活这两个成分的概念域,因此实际上二者语义并不完全等同,后者能使交际者将更多的认知域置于前景中或是突显更多的概念,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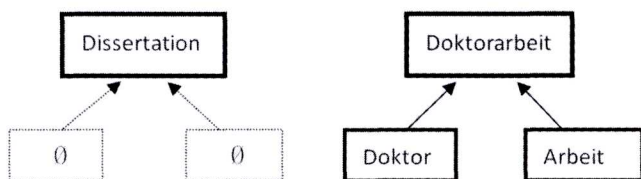


图 4

### 3.2.2.3 辖域

聚焦还涉及到语言表达的语义概念在一般或特定情况下会涉及哪些认知域,对这些认知域的“覆盖”程度有多大,显然覆盖程度越大的认知域在语义概念的理解过程中被激活的可能性或程度就越大。辖域就是

指特定语言表达的语义概念在相关认知域上所“覆盖”到的部分(Langacker, 2008:62),这里我们不妨将辖域理解成认知域所辖的一个次域,次域往下还可以细分,一个认知域就是由若干个相关次域组成,如同语义场中的上位与下位关系。举例来说, Wochenende(周末)这一概念与时间认知域相关,但是在时间认知域上这个概念主要涉及到关于 Woche(星期)的次域,突显星期次域中的 Ende(结尾)焦点部分。

辖域也能在前景-背景结构中得以安排,这里需要区分最大辖域(maximal scope)和直接辖域(immediate scope),前者是指语义概念在相关认知域中所能涉及的最大区域,后者指在具体语境下语义概念所直接关联的认知区域。最大辖域可被视为处在背景中,而直接辖域处在前景中,以 Wochenende 为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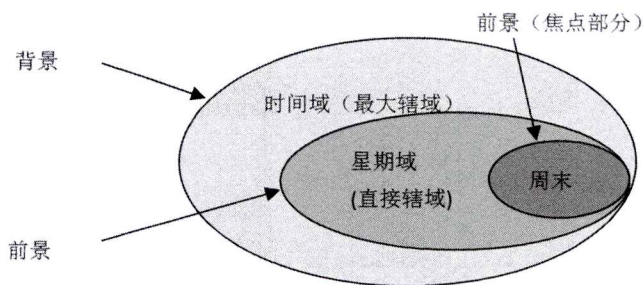


图 5

### 3.2.3 突显

突显也是识解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与前面所论及的详细度和聚焦都有密切关联。通常来讲,语义所表征的概念内容详细度越高或是在概念认知域中被置于前景位置,就越处于突显的位置。Langacker(2008)将“突显”维度分为两种情况:侧面化与射体/界标。

#### 3.2.3.1 侧面化

侧面(profile)与基体(base)是一对术语。基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体指语言表达在使用过程



中其概念所涉及认知域的最大辖域；狭义的基体指语言表达的概念在高度激活的认知域中所关联的直接辖域。相对狭义的基体而言，侧面是识解者注意力直接指向的直接辖域中的一个次结构(substructure)，是直接辖域中注意力的焦点，也是述义结构直接标示(designate)的概念内容，如图5中的“周末”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侧面并不一定总是语言表达的最为重要的内容，而是语言表达所标示的实体(entity)，是概念内容的直接所指。Langacker(2008:69)还从侧面转移(shift in profile)观察转喻现象，认为转喻事实上就是通过某认知域中建立两个实体的关联，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侧面从一个实体转移到相关的另一实体。我们熟悉的一个例子是德国人用 Maschine(机器或发动机)代指 Flugzeug(飞机)，在这里 Maschine 和 Flugzeug 处于同一认知域中，后者概念的侧面转移到前者上。

### 3.2.3.2 射体与界标

如果一个语言表达的语义概念突显的侧面不是事物而是一种关系，那么关系的参与者之间突显程度也是有差别的，最为突显的参与者被定义为射体，射体是被突显的侧面关系的主要焦点，而其他被突显的参与者则是次要焦点，因此射体与界标都是处在识解过程要突显的侧面关系中。射体与界标同处于焦点中，既

可以是具体事物，也可以表现抽象关系；既可以描写静态，也可以表达动态。射体与界标的安排取决于人的识解方式，体现于语言表达的结构形式。在不同的语言单位层面射体/界标的安排会有不同，如 der Tisch(这张桌子)突显的侧面是事物——“桌子”；auf dem Tisch(在这张桌子上)突显的侧面则是一种空间关系——“在上面”，界标是“Tisch”(桌子)，但射体不明确；die Lampe auf dem Tisch(在这张桌子上的灯)突显的侧面仍然是空间关系，在这个关系中“Tisch”仍然是界标，而“Lampe”(灯)是射体；die Lampe auf dem Tisch zumachen(关掉这张桌子上的灯)，“zumachen”(关上)表达一个过程关系，该过程的界标还是“Lampe”，但射体不明确；最后我们来看小句 Peter macht die Lampe auf dem Tisch zu. (Peter 关掉了这张桌子上的灯。)该语言表达在小句层面突显的侧面仍然是“zumachen”这一过程关系，该关系的参与者有 Peter 和 Lampe，前者作为小句的主语是侧面关系中的射体，后者作为小句的宾语是侧面关系中的界标。因此我们可以在识解上观察到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化过程，由词到短语再到小句不断向上推进所形成的一个连续体。图示如下(粗线图形表示所突显的概念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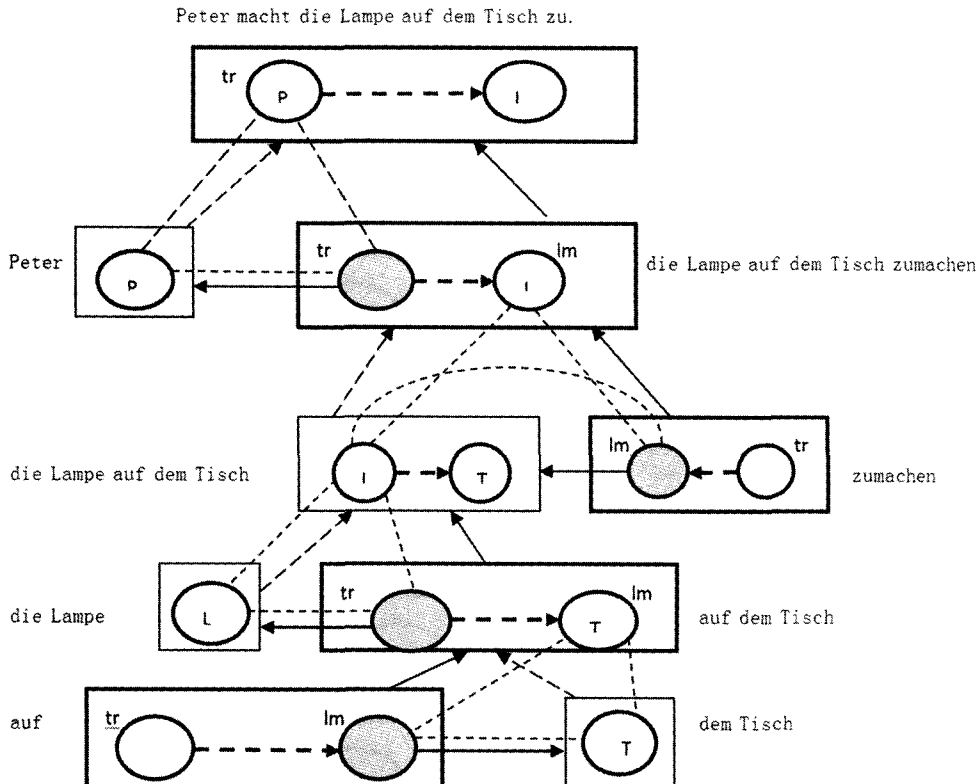


图6

以上是在词、短语、小句层面展开分析,但在宏观层面语篇推进与语义概念构建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铺排递进的关系,随着语篇的发展,概念结构也被逐步建立起来,并根据语言表达的语义得以实时修正(Langacker, 2001: 143)。

#### 3.2.4 视角

如果把概念化过程看成是对某个场景的观察,那么视角就是对观察的组织(viewing arrangement),是构筑概念基体不可或缺的要害(Langacker, 2008: 73)。视角常体现为时间维度(temporal dimension),但在很多情况下也隐于语义概念中,并不直接体现于语言表达成分的语义,而是要通过整体分析语义所表征的概念内容才能识别,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就是优势视点(vantage point)。

##### 3.2.4.1 观察组织

日常的言语行为的默认视角往往受到民族心理、语言文化以及社会习俗等多因素影响和制约,这种视角安排构筑了我们日常语言表达的概念和形式上的基体,如果言语行为偏离了默认的视角,往往是出于特别的语用交际目的。在默认或缺省情况下优势视点往往是说话者和听话者所处的实际位置,但我们也时常从想象的优势视点进行观察来丰富我们的语言表达。优势视点并不仅仅局限于空间或视觉域,还能运用于其他域,如时间域,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小句动词的时、体特征。

优势视点还与识解过程的客体性与主体性密切相关:客观识解(objective construal)与主观识解(subjective construal)。客观识解的主要特征是识解的主体是从“台下”(off stage)感知“台上”(on stage),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主体在感知客体时并没有意识到感知行为本身。这种识解方式下主体还可以被一分为二,一个作为识解者在“台下”观察,另一个(被想象成客体的“自己”)则通过心理空间处理进入到“台上”,也就是说作为识解者的主体并没有进入到客体范围里,心理上他仍然可以在台下观察台上客体,包括客体化的“自己”,如同观察照片中的自己;主观识解的主要特征是识解主体身处“台上”感知客体,聚焦注意力,主体在感知客体时也能意识到自身进入到客体范围成为客体背景中的一部分。因此主观识解所构建的概念的主要特征是语言表达中显现主体的感知“痕迹”;而客观识解所构建的概念则是对客体的突显以及隐现主体的感知“痕迹”。如在语言表达中出现了指代交际双方的“我(们)”、“你(们)”等词项,就意味着识解主体处于“台上”成为语义概念表征的客体一部分,属于主观识解。而客观识解通常不会在语言表达中出现指代交际者的代词,即识解者是站在“台下”来观察“台上”,自身并未进入语义所表征的概念内容背景中或隐于所突显的侧面关系。在语用上,主观识解将交际参与者置于语义概念突显的侧面关系中,产生“拉近”效果;而客观识解将参与者隐于语言表达中,产生“距离”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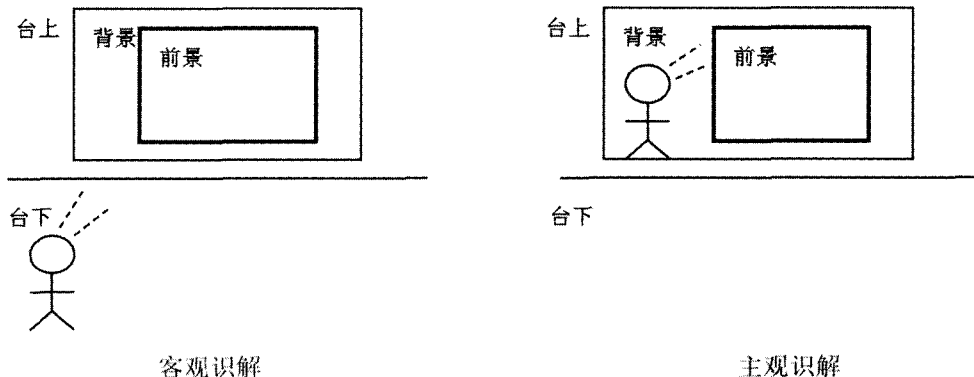


图7

在德语中小句隐现主语的现象很多,其中有一种无人称被动句较为特殊,可从识解视角予以阐释,如:

(5) Wir arbeiten heute hier nicht. (我们今天这里不上班。)

(6) Heute wird hier nicht gearbeitet. (今天这里不上班。)

其各自对应的概念化过程可图示如下:



图8

(5)句在英语、法语和汉语中都没有对应的被动句,主动句出现过程参与者 wir(我们),所采用的是主观识解方式;但德语还可用一种无人称被动句(6)来对应表达,这样就隐现了“arbeiten”(上班)过程的参与者“wir”,所采用的是客观识解方式,从而强化了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的客观色彩,语用上让人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或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定。

### 3.2.4.2 时间维度

概念化过程是一个内在的动态过程,属于思维活动的一部分,具有时间属性。每一个概念化过程都需要一段处理时间(processing time),哪怕只是某个瞬间经验。处理时间区别于可感知时间(conceived time),前者是心理上可及的,而后者是客观上存在的。通常情况下,识解者对事件的概念化处理顺序往往与他所感知到的事件现实发生顺序是一致的,这体现了语言与认知的时间像似性(temporal iconicity)。但是在特定的语用情景下,在事件心理加工过程中二者也会发生偏离。语言表达的线性语序体现了识解过程的概念处理顺序,因此对语义也会产生影响。但是语言表达的线性顺序并不是唯一体现或影响心理路径的因素,还有其它作用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识解者在构建所要突显的关系概念时,会沿着一条心理路径或方向进行观察,这种心理扫描在处理时间轴上是瞬间发生的(Langacker, 2008: 82)。心理扫描的路径有两种:连续的和分散的,选择用哪种扫描路径既与识解者的主观因素有关又与扫描客体的属性有关。

整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扫描方式其特点是,识解者在可感知时间轴上观察对象时,在每个时刻只能得到一个特定的状态,但在心理扫描时,通过连续扫描处理能将单个的状态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概念整体,这个概念整体可以对应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完形结构,并在处理时间轴上同时将这

一整体展现出来,整体扫描淡化了概念内容的时间性。顺序扫描(sequence scanning)在处理时间轴上的扫描顺序与可感知时间轴上的顺序是一致的,识解者将分散扫描所得到的单个状态连接起来,但心理上并不同时展现一个虚拟的整体结构而是一个沿可感知时间轴前后相继的过程。顺序扫描体现了概念内容的时间性。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对一个在感知时间轴上处于稳定状态的情景在心理上实施顺序扫描,突显出时间性;而对一个随感知时间发生变化的情景进行整体扫描,而隐去时间性(Langacker, 1987: 145-146)。通常来讲,小句的限定动词体现的是顺序扫描,而非限定动词或名词性表达则体现整体扫描。例如:

(7) Wir gehen auf der Straße spazieren.(我们在街上散步。)

(8) Wir machen auf der Straße einen Spaziergang.(我们在街上做一次散步。)

(7)句中 spazieren gehen(散步)是动词,语义概念体现了心理上的顺序扫描,突显了过程时间性;(8)句中 Spaziergang(散步)是名词,体现了心理上的整体扫描,淡化了过程时间性,实现了将动态过程静态化效果。

另一种心理扫描方式是运用参照点(reference point)关系,扫描的路径是分散的,通常是借用某一实体作为参照点来定位另一实体——目标。所有格表达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参照点-目标关系,在这里所有者是参照点,所有对象则是目标。从心理层面看,参照点与目标在不同的处理阶段都处于主要焦点地位,只是随着心理扫描的推进,主要焦点从参照点移到了目标上,但二者都同处于概念内容所突显的侧面关系中。参照点关系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它不仅可用于空间关系,还能用于时间关系、人际关系、所有格关系等诸多关系中,下面分别举例说明(箭头方向表示从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路径):

(9) Bevor man eine E-mail schicken kann, muss man das Internetsurfen erlernen.

(人们在能发电子邮件之前,必须先学会上网。)

(10) Jonas wohnt in München und hat einen Sohn und eine Tochter.

(Jonas 住在慕尼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11) Stefan ist unser neuer Deutschlehrer, seine Frau arbeitet auch hier.

(Stefan 是我们新来的德语老师,他的妻子也在这里工作)



(9)句中表达者从“发电子邮件”想到事先“学会上网”,前者作为心理上的参照点,后者作为目标,在句中通过连词“bevor”(在之前)所表达的时间顺序关系体现。(10)句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中先提到“Jonas”然后提到他的儿子和女儿,遵循了从作为参照点的父亲到作为目标的孩子这一心理路径。(11)句中人称代词“seine”(他的)说明表达者先谈到他们共同熟悉的“Stefan”,再谈到他的妻子,也体现了从熟悉的参照点出发沿着心理路径到达接下来要谈的目标。

#### 4. 结语

本文在认知语法识解理论框架下主要在词汇和小句层面描写了某些德语语言现象,论证了德语语法与语义结构背后的认知理据,进一步说明了认知语法在探索人类语言认知规律方面有良好的适用性和说服力。但是识解理论的应用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应用于德语语篇分析。Van Dijk (1997)将语篇研究归纳为三大类(1)侧重于语篇本身,即对语篇结构的研究;(2)从认知角度对语篇加以研究;(3)侧重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研究。分析词汇意义的认知方式同样适用于分析语法构造,包括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王寅,2005: 13)。

认知语言学直到 90 年代早期主要还是在词汇与句子层面进行语言的认知分析,90 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国外认知语言学者,如 Chafe(1994),Goldberg(1996),Sanders (1997), Van Hoek (1999), Marmaridou (2000), Langacker(2001),开始将研究目光投向语篇,结合语篇的情景因素分析语篇的宏观概念结构,尝试从认知视角来补充和完善对话语篇的功能研究。近十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如王寅(2003),郭纯洁(2004),王正元(2006)在该领域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Langacker (2008: 161)认为,两个或多个象征单位并置整合就形成一个更细化的复合象征单位,并可用 $[\Sigma 1] + [\Sigma 2] = [\Sigma 3]$ 来表示,不同象征程度的语言表达可以逐级向上整合。由此可见,适用于德语词汇和小句单位语义概念分析的识解理论,完全可以运用于通过并置整合所形成的复合象征单位——语篇,这将给目前国内的德语语篇研究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 【参考文献】

1. Chafe, W.: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M].

Chicago 1994.

2. Croft, W & A. D.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2004.

3. Croft, W. & E. J. Wood.: *Construal operations in linguis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In: L. Albertazzi. *Meaning and Cogni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2000. S. 51-78.

4. Goldberg, A. E.: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C]. Stanford 1996.

5.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1980.

6.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1987.

7. Langacker, R. W.: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M]. Berlin 1990.

8.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1991.

9.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1999.

10. Langacker, R. W.: *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J].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1(12/2). S. 143-188.

11.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2008.

12. Lee, D.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Melbourne 2001.

13. Maldonado, R.: Ronald Langacker: A visit to cognitive Grammar[J]. In: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4 (24). S. 305-320.

14. Marmaridou, Sophia S. A.: *Pragmatic Meaning and Cognition*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2000.

15. Sanders, T.: Psycholinguistics and the discourse level: challenges for cognitive linguistics[J].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7 (8). S. 243-265.

16. Talmy, L.: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A]. In: J. H. Greenberg.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ume 4: Syntax*[C]. Stanford 1978. S. 625-649.

17. Talmy, L.: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J]. In: *Cognitive Science*. 1988a(12).S. 49-100.

18. Talmy, L.: The relation of grammar to cognition[A]. In: B. Rudzka-Ostyn.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1988b. S. 165-205.

19. Van Dijk, T. A.: The study of discourse[A]. In: T. A. Van Dijk.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C]. London 1997. S. 1-34.

20. Van Hoek, K., A. A. Kibrik & L. Noordman.: *Discourse Studi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and

- Philadelphia 1999.
21. Verhagen, A.: Construal & Perspectivization [A]. In: D. Geeraerts & H. Cuycke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Oxford 2007.
  22. 戴浩一:《概念结构有非自主性语法》[J]. 载:《当代语言学》。2002年第1期。第23—28页。
  23. 郭纯洁:《语篇信息结构的认知分析》[J]. 载:《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4期。第289—301页。
  24. 刘宇红:《R. W. Langacker 认知语法述评》[J]. 载:《外语研究》。2004年第4期。第6—11页。
  25. 沈家煊:《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J]. 载:《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1期。第12—20页。
  26.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8—275页。
  27. 石毓智:《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J]. 载:《外国语》。2004年第2期。第21—33页。
  28. 束定芳:《认知语义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9. 王义娜、李亚培:《由意象与识解看认知语法的理论架构》[J]. 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20—25页。
  30. 王寅:《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Langacker 的语篇分析观》[J]. 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第83—88页。
  31. 王寅:《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2. 王正元:《语篇视点的认知分析》[J]. 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2—116页。
- 作者信息: 陈嵘, 同济大学德语系博士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518060